



〔日〕松冈荣志 著
刘娟等 译

我与中国40年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日〕松冈荣志 著

刘娟等 译

我与中国40年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中国 40 年 / (日) 松冈荣志著 ; 刘娟等译 .

--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 2018.11

ISBN 978-7-119-11757-7

I . ①我… II . ①松… ②刘…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 ①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0904 号

出版指导 : 胡开敏

责任编辑 : 曹晓娟

中文翻译 : 刘娟 等 译

封面设计 : 北京维诺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内文设计 :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监制 : 章云天

我与中国 40 年

(日) 松冈荣志 著

©2019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 版 人 : 徐步

出版发行 :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网 址 : <http://www.flp.com.cn>

电 话 : 008610-68320579 (总编室)

008610-68995852 (发行部)

邮政编码 : 100037

电子邮箱 : flp@cipg.org.cn

008610-68996064 (编辑部)

008610-68996183 (投稿电话)

印 刷 : 万卷书坊印刷 (天津) 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100 千

印 张 : 12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119-11757-7

定 价 : 48.00 元

自序

四十年的岁月稍纵即逝。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录悄无声息地变成了“记忆”，并逐渐成为美丽的“回忆”。

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是在1978年，正好是四十年前。那时眼中看到的风景，旅途中遇到的人，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新鲜。喝中国茶、坐火车、坐上大巴车东摇西晃、穿过香港、越过深圳边界上的小桥；途经广州、上海、南昌、长沙；最后来到韶山的毛主席故居。

那之后又过了8年，也就是1986年，我因工作原因来到北京。

那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专家几乎都住在友谊宾馆，

我和家人也在东南区的8334号房间里住了一年。三个孩子中的两个都在附近的普通小学上学。那时我给从中国选拔出来的年轻的大学日语教师们上翻译和语言对比研究的课程，每周都在家开设研习课。参加研习课的一个学生对妻子每次为大家准备的红茶和蛋糕无比地期待，据说时隔三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他依然满是怀念之情。

2007年，我因工作原因再次长住友谊宾馆。这一次是在二十年前曾任教的日本学研究中心担任日方主任。此时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只有我和妻子两人住在友谊宾馆的西南区，度过了一段安静悠闲的时光。每天的课程很少，只是坐在主任教授的办公桌前在文件上签字，参加各种类型的会议，然后发呆到下班。较之二十年前，这一次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没能和学生有更多的接触。

不经意间，40年就这么过去了。自不用说，这期间每年我都会带着学生到中国来研修旅行，又或是跟家人和朋友们探访各地的名胜古迹。时常也会应出版社的约稿写一些简短的散文。二十年前，我将当时写就的散文汇总后出版了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在北京的街头》。本书的内容一部分选自这本散文集中与中国相关的篇章，同时也选取了

一些写于更早之前的游记以及最近新写的散文。当然，这些内容只不过是一位外国教师、一个外国旅行者眼中的一些小事以及片段式的记录，但愿这些回忆能够有幸成为读者牵动和复苏自身回忆的一个契机。

回忆总是美好和令人怀念的……

2018年1月8日

40

我 与 中 国 40 年

182



后
记

121



第五章
中国纪行

97



第四章
奔波东西南北

目录

1

第一章 北京的街头

27

第二章 离中国有多远——旅行的回忆（1978年）

51

第三章 北京的四季

| 第一章 |

北京的街头



出租车的今昔

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出了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往南走的这条大街，相对于其地理位置出乎意料的热闹。最近十多年，我到北京来出差时，大都住在位于大学东南角京师大厦里的酒店，这次出差也同样如此。而一有空闲，就会在附近溜达。

这会儿也是刚刚从酒店出来，在这附近转悠着。

汽车的噪音以及十字路口的混乱还是老样子。

啊！刚才真是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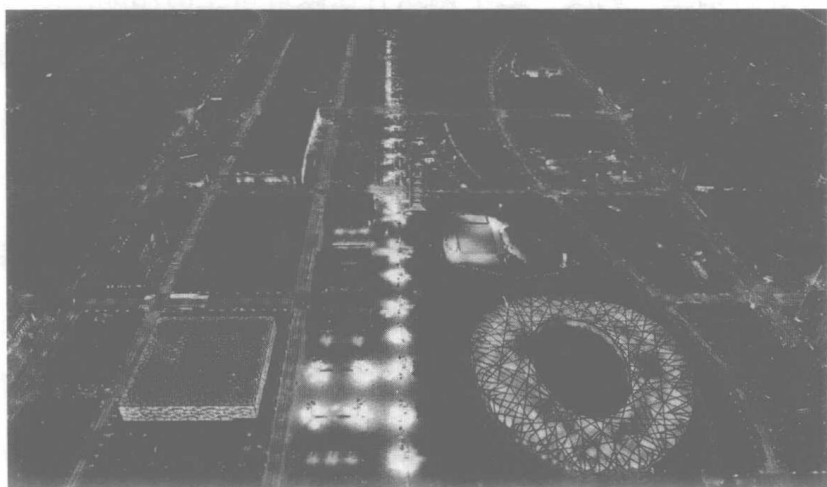
站在人行横道边发呆的瞬间，一辆汽车从我面前飞驰而去，连刹车都没有踩。在这里不是行人优先，而是汽车优先。并且就算信号灯变红也是可以右转的，很早以前就是这样。行人过马路很多时候也不太依赖信号灯，基本上是“随波逐流”、责任自负。因为只要等到没车的时候，哪怕闯红灯，也能保证人身安全。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几年，私家车数量剧增。与此同时，自行车和无轨电车也明显地变少了。最近政府又鼓励电动自行车的发展，但经常有突如其来的电动自行车从身边疾驰而过，让人吓出一身冷汗。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汽车还很少，自行车和公交车是老百姓的代步工具。而出租车则是到了



1986 年的北京前门冬景



夜幕下的现代北京城（2018 年）

8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大宾馆里作为专用车队出现的。1986年，我和家人来北京工作期间，长期居住的友谊宾馆也终于组建了“车队”，配备了十余辆全新的日本进口的日产 Cedric（公爵）。因为很少有机会用出租车，“车队”组建很久之后，我才第一次坐上。初次乘坐的时候，总觉得车里有些古怪。明明是新车，车门内侧的几个零件还有点烟器却都没有了。

“师傅，这辆车明明是新车，为什么这几个零件都没有了？”

“那些呀，不知道是谁拿走了，也没有替换零件，我们拿到车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没事，一样地开。”

友谊宾馆的正门旁有一间调度室，负责调派用车，也兼做司机们的休息室，常常有好几个司机都在这里等着出车。我们对“调度”这个词很是“耿耿于怀”，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日语里“调度”这个词只有在做日常生活用品之意时使用。后来大街上的出租车突然多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调度室被拆除了，招牌也不见了踪影。

时光荏苒，我再次入住友谊宾馆。因要前往琉璃厂一趟，便在友谊宾馆的花园里凑巧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没想到竟然是以前友谊宾馆“车队”里的那辆出租车。

“师傅，好熟悉呀，这个车我记得，以前好像坐过。”

“对呀，这个就是以前车队的车。”

“可你看起来很年轻啊。”

“当然啦，因为以前是我爸爸在开。”

车还是原来的车，但是开的人已经是接班的下一代了。

“你父亲一定很爱惜这辆车。”

感动和佩服之下，我环视了车内一圈。车门上的零件、点烟器都安装回去了。车座也套上了纯白色的蕾丝座套，处处可见车主的用心。

那之后又过了十年，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充满时代感的出租车在北京的街头早已销声匿迹。漆成黄绿相间的出租车奔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与此同时，现在的北京街头，私家车经常挤得水泄不通，堵车也成了家常便饭。

切不动的月饼

从京师大厦出来，走过人行横道，再往北走一些，有一家庆丰包子铺，热腾腾包子的香味扑鼻而来。再往前走，就是稻香村了。这个卖食品和糕点的老字号店里总是充满了欢快的生活气息。除了蔬菜和鲜鱼，日常的熟食、副食和各种食材应有尽有：比如火腿、香肠等肉食加工品；核桃、松仁等干果；酸奶、牛奶以及各式糕点。特别是临近中秋时节，月饼柜台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近年来比较受欢迎的是广式、苏式这些南方传统的酥软月饼。而且现在的月饼包装盒大都设计精美讲究，月饼也都是独立包装，避免了开封后水分蒸发变硬。

曾记得1986年8月，我们住进友谊宾馆后，很快就有朋友和学生带着月饼来家里玩。那时的月饼呈碟状，有现在的小号“披萨”那么大，全都硬邦邦的。北京的气候本来就干燥，用纸随意一包的散装月饼更是越发坚硬。

有一天，女儿在家嬉闹时，一个月饼从厨房里的架子上落到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坚硬的碰撞声，而且竟然没有摔碎，还弹了起来。这样一来，架上放的月饼也一日比一日堆得高。终于攒到了十个月饼，拿出一个月饼，试着拿刀切也切不动，咬也咬不动。没办法，只得把它们又放回去。

“放了这么多月饼啊！”每天来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小W，一边擦拭着厨房里的各个角落，一边笑咪咪地说道。

“别提了，这些月饼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啊，为什么呀？收到这么多月饼，羡慕都还来不及呢。”

“要不你带回家吃吧，朋友们的心意也不能就这么扔了。”

小W大吃一惊：“真的吗？那我要一个。”

“不、不，全都给你。你能全部拿去吗？分给朋友也行。”

这回小W有些纳闷儿了：“你们为什么不吃啊？”

“这么硬，吃不了。”

第二天小W又如平常前来打扫卫生。妻子立刻叫住她：“哎，小W，月饼吃了吗？还能吃吗？”

“吃了呀，很好吃的。”

“你怎么吃的呀？”

“可以蒸着吃的。蒸软了特别好吃。”

“原来是蒸着吃的呀！蒸一下就能吃。”

那一年，我们悄然度过了一个没有月饼的中秋节。

中国银行——人民币汇率的大变动

稻香村糕点店旁边有一座中国银行大楼，现在正在施工，外面搭着脚手架和防护网。这里也是到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们一定会来“报到”的地方。发行人民币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而主要办理外币兑换业务和国外汇款交易的则是中国银行。

1986年，我住在北京时，有人建议我去办一个中国银行的账户方便提取日本的汇款。比我早一年来北京的一位年轻同事，陪着我特意前去和友谊宾馆有一段距离的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里的银行去开了账户。

现在的人民币1元大概可以兑换16到17日元。而1978年我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1元人民币等于160日元，几乎是现在的十倍（当然，那时的1美元也等于360日元）。我们从香港入境，到了广州兑换时，1万日元拿到手只有65元人民币。但那时候的1元钱也很值钱。10元的纸币是面额最大的，因此1元钱是很大的一笔钱。

1986年赴任北京之际，人民币的汇率经历了剧烈的变动。

